

中庸的人
性論

B222

11

中庸的人性論

劉澤如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西安

中庸的人性論

劉澤如著

※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安北大街一〇九號)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一號

西安第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

※

787×1092 1/32 • 1 印張 • 17,550字

一九五七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4,000 定價：(7)一角一分

統一書號：T2094•10

作者的話

中庸的人性論，是运用馬克思主义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遺產、批判地接受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問題。毛主席說：「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义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义的歷史主义者，我們不应当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

接受民族文化遺產，是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很複雜的事情。如何接受，應當多方面討論。因此，我寫的中庸的人性論，不是作為已經完全成熟的东西來發表，而是作為引起討論的問題來發表。我願意看到更多的意見，使這一研究更加深入。

一九五七年八月於西安

前 言

「中庸」是儒家的經典著作，它理論地說明從天命到人性的封建道德，被人稱做是「孔門傳授心法」，在社會上流傳很廣，時間很久，對人影響很深。

五四以來，對待儒家思想，有各種不同的態度。有人專門挑剔它的落後因素，加以渲染。這是打倒「孔家店」的思想的繼續。毛澤東同志指示我們，應當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加以總結。打倒「孔家店」，是要一棍子打死，是簡單的否定。這是不好的。應當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方法，分析、研究和總結儒家思想，批判它的唯心主義的錯誤的因素，找出它的合理的因素，並把這些合理的因素給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解釋。這樣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方法理解儒家思想，也就可以從古代儒家思想上體會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論的特點。這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古代文化聯繫起來，這是發展和繼承古代文化遺產。這也給現在抱有儒家思想的人，從他的思想基礎上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搭上了橋樑。這對革命是有利的。相反的，若是對儒家思想採取簡單的否定，便割斷它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聯繫，就不能發展和繼承這批古代文化遺產，也拆斷了現在抱有儒家思想的人從他現在的思想基礎上過渡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橋樑。這對革命是有害的。

本文根據上述的精神，說明中庸這本書所說的人性，其實質是什麼？說明弄清楚人性的實質，對於我們接受古代文化遺產，有什麼重要意義等問題。

目 次

前言

- 一 如何認識中庸所說的人性
- 二 中庸所說的道是什麼
- 三 中庸所說的道和它所說的人性是不是一致的
- 四 中庸所說的人性，是從實踐它所說的道的過程中形成和堅定起來的
- 五 中庸對於誠的說明，洩露了它所說的人性的實質
- 六 天和人的關係
- 七 對於中庸人性論的評價和如何接受古代文化遺產的問題

結 語

一 如何認識中庸所說的人性

中庸這本書，對人性是這樣說明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把這幾句話翻成現代的語言，就是說：天所命令給人的，就叫做人性。或者說天所秉賦給人的，就叫做人性。如果把天字做現代化的解釋，把天解釋做自然，恐怕已非中庸這本書的原意，即便是這樣解釋，也只是說自然秉賦給人的叫做人性。或者翻過來說，人性就是自然秉賦。「率性之謂道」，是說順着人性去行動，去辦事，就是人生的正道，也就是合於道德的。「修道之謂教」，是說依照這種正道（或者說道德）來修養，就是教育。或者說教育就是要人依照這種正道或道德來修養。

依照上面的解釋，人性既然是天命的，那麼，不知道天命就不能說明人性。天命是什麼呢？是很難理解的，因之，人性也就很難理解。即便把「天」解釋成自然，把人性看作自然的秉賦，那麼，自然的秉賦是什麼呢？我們仍然是難於理解。因之，也就不能因為這樣解釋天命，就會對人性有正確的說明。而且這樣解釋，也不能使人性的說明擺脫唯心論的泥坑。試想：人性若是自然的秉賦，那麼，這種秉賦既是自然的，就說是永遠不變的，那麼，順着人性來行動的正道或道德，也就是永遠不變的了。說正道或道德是永遠不變的，就是說，承認永恆的正義。這還不是唯心論的思想麼！

總之，無論怎樣解釋，從天命理解人性，是不可能的。

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存在決定意識，意識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因此，人性應當是客觀決定的。它是從客觀來的，我們應當從客觀上尋求解釋。「天命之謂性」這句話，肯定人性是天命的，把從客觀上解釋人性的道路給割斷了。它之所以是唯心論的，它之所以是令人難解的，原因正在這裏。

人性既是客觀決定的，那麼，中庸一書上所說的人性，是不是客觀決定的呢？是不是可以從客觀上尋求解釋呢？我以為是可以的。中庸一書無論怎樣把人性神祕化，人性是客觀決定的這一事實，仍然流露出痕跡的。痕跡，就在於什麼是「道」上。因為道是社會流行的，在一定社會內共同承認的——特別是統治階級承認的。中庸認為順着人性的行動就是合於道的。那麼，「道」就是人性的具體內容。人性的內容既然就是道，那麼，天命的內容也必然就是道。因為，天命就是人性，天命的內容和人性的內容就必然是一致的。這樣，就不是從天命去理解人性、從人性理解道，而是反轉過來，從「道」理解人性，從人性理解天命。這樣，對於天命、人性，就可以得到科學的理解。所以我們怎樣理解中庸所說的天命、人性，關鍵在於理解什麼是中庸所說的「道」。

二 中庸所說的道是什麼

中庸一書所說的「道」是什麼呢？它說：「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

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中庸又引孔子的話說：「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這是說孔子把君子之道，列爲四項，認爲自己哪一項也沒有做好。做爲兒子如何正確地對待父親，自己做得還不夠。做爲臣如何正確地對待君，自己做得還不夠。做爲弟弟如何正確地對待哥哥，自己做得還不夠。在朋友之間，如何主動地正確地對待朋友，自己做得還不夠。這裏說「道四」，是就孔子現身說法，他自己是男子，所以沒有說「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也」。

這樣，中庸所說的道，就是在封建社會所謂的五倫，就是封建社會裏面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的正常關係，就是在封建社會裏面，君應當如何對待臣，臣如何對待君；父如何對待子，子如何對待父；夫如何對待婦，婦如何對待夫；兄如何對待弟，弟如何對待兄；朋友如何相互對待的正常道理；也就是封建社會的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朋友相信。

中庸所說的道，就是如此。

在封建社會，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爲什麼應當這樣相互對待呢？這是爲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所決定的。

首先，封建統治者要求他的臣民對他忠實。爲了臣民對他忠實，他就應當愛護他的人民，敬重他的官吏。因爲官吏是替他辦事的。

其次，封建社會的生產，主要是以家庭做單位的。要能

很好地進行生產，就要服從家長的領導。所以要求子女必須孝順父母。要使子女能安心在家庭生產，父母也須要慈愛子女。此外，哥哥要對弟弟友愛，弟弟要對哥哥恭順，夫要義，婦要順，或者夫倡婦隨，這一切都是維持家庭生產所需要的，不這樣做，就不能維持家庭生產，人就不能很好地生活。家庭之外，人和人之間，要忠實對待。這也是維持家庭生產所需要的，也是維持封建統治所需要的。因為要不能維持生產，封建社會就不能維持的。這是一。再則若能真正做到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也就不會有人作亂來反抗封建統治階級了。這點，封建統治者是很清楚地知道的。

這就說明：中庸所說的道，是為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所決定的，是服從於封建階級的利益；是被這種經濟所決定的人和人的關係，也是被這種經濟所決定的封建社會秩序。

中庸所說的「道」的實質，就是如此。

三 中庸所說的道和它所說的 人性是不是一致的

中庸說順着人性去行動就是道。現在我們問：人性——更確切些說，封建社會的人性，和封建社會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正當關係，是不是一致的，順着封建社會的人性去行動，是不是就自然地合於這種關係？對這個問題的答復：不是封建社會的人性就自然地合於封建社會所規定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恰恰相反，封建社會的人性，是封建社會的這種關係的反映，是人在反復

地實踐這種關係中反映的。因為封建社會的人性是這種封建社會的人和人的關係的反映，所以反轉來順着封建社會的人性去行動，才自然合於這種關係。把人性擺在第一位，把客觀上的人和人的關係擺在第二位，是不妥當的。

封建社會的人性既是封建社會的這種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的反映，因此，封建社會的人性的內容，就是封建社會的這種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關係的道德感情。

爲了說明作爲人性內容的道德感情，先說明一般的感情。

依照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人的日常生活習慣，反復按一定方式行動，就決定人的大腦按一定方式反復活動；因爲大腦反復按一定方式活動，就把這種活動固定起來，形成爲固定活動的習性。這樣按一定方式固定起來的活動習性，就叫作動力定型。動力定型形成之後，若是客觀事物和人在日常生活裏面所習慣的事物相一致，那麼，這些事物所決定的神經活動，和大腦皮質上的動力定型就一致。一致，就維持這個動力定型，就使它的動力累積增強，這時大腦產生的意識，是覺得舒服，就是產生肯定的、愉快的感情。如果客觀的事物變化了，客觀的事物和人們日常生活裏面所習慣的事物不一致了，那麼，這些不一致了的事物所決定的神經活動，自然和大腦皮質的動力定型就不一致。不一致，就破壞了這個動力定型。這時大腦產生的意識，是覺得不舒服，就是產生否定的、不愉快的感情。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是都有這樣的經驗麼？見到合於自己的風俗習慣的東西，就愉快，看見不合於自己的風俗習慣的東西，就不愉快。這樣的

感情，就是上述的神經活動所產生的。

了解了一般的感情。就可以進一步說明封建道德的感情。

封建社會的經濟決定着封建社會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封建社會既然這樣規定了人和人的關係，封建社會的人就必然被制約着來這樣行動。不斷這樣行動，就會形成人的生活習慣，就會在大腦皮質形成動力定型。客觀的事物，若是和封建社會規定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相一致，這些事物所決定的神經活動和大腦皮質上的動力定型就一致，就維持這個動力定型，在大腦就產生肯定的、愉快的感情。如果客觀事物和封建社會規定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不一致，這樣事物所決定的神經活動，和大腦皮質上的這個動力定型就不一致，就破壞這個動力定型，在大腦就產生否定的、不愉快的感情。這種感情的特點，是喜愛符合於這種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的事物，憎惡違背這種關係的事物。它使人追求合於這種關係的事物，排斥違背這種關係的事物。這種感情是反映封建社會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而又反作用於這種關係的。這種感情，就是封建道德感情。

這種感情的另一個特點，是超出個人利害得失之上的。封建社會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是被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規定的，它是常和個人的利益不一致的。因此就會有這樣的情形：某一件事情，是對自己有利的，但是不合於封建社會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的。那麼，這一件事情所決定的神經活動，和封建社會的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所反映的動力定型就不一致，就破壞這種動力定型，就產生不愉快的感情。這種感情，就驅使自己爲了維持這種關係，犧牲個人利益。也有相反的情形：某一件事情，是對自己不利的，但是，它是合於封建社會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的。這件事情所決定的神經活動和封建社會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所反映的動力定型相一致，就維持這個動力定型，就產生愉快的感情，這種感情就驅使自己爲了維持這種關係，去接受對自己不利的事情。這種感情使自己爲了維持這種封建社會關係，愉快地拒絕對自己有利的事情，接受對自己不利的事情。所以在當時的社會的人，就覺得這種感情特別偉大，所以就特別重視這種感情。這也是爲什麼把它叫做道德感情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種感情，驅使人爲了維持封建社會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也就是爲了別人的利益來犧牲自己的利益，並且還是很愉快地這樣辦。在古代生理科學沒有發展的時候，自然就不能像上面那樣，從大腦上說明產生這些感情的原因。既說不出原因而又體驗到自己是自覺自願地去這樣做，是自己的感情驅使自己、欲能不能地這樣做的，所以就把這種封建道德感情認爲是人的精神的自然傾向，因之就把它叫做人性了。

這種精神的自然傾向，這種人性，是怎樣來的呢？因爲中庸的作者受時代的限制，還不可能找出原因，就認爲是天的秉賦，認爲是天理、是良心了。

中庸把實踐封建社會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的關係所決定的大腦皮質的動力定型所產生的封建道德感情叫做人性。這種封建道德感情，是反映和反作用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的，所以順着中庸所說的人性的行動，就合於中庸所說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而中庸所說的人性和中庸所說的道又是一致的。

既然中庸所說的人性，是實踐封建社會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所決定的動力定型而產生的封建道德感情，那麼中庸把人性看做天命便是錯誤的了。

四 中庸所說的人性，是從實踐它所說的道的過程中形成和堅定起來的

中庸所謂人性的道德感情，是實踐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在大腦皮質形成動力定型產生的。所以中庸對於封建道德的修養就特別着重實踐。

中庸說：「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這是說，天下的道，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種，要實行這五種達道，須要依靠知、仁、勇三種達德。

什麼是知、仁、勇呢？中庸引孔子的話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這是說，要知就必須好學，好學就近於知了；能努力實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種達道，就容易建立起這種道德感情，就和仁相近；自己做的事情違背了這種道德關係的時候知道羞恥，就可以勇於改過，切實實踐這種道德了。

對於知，中庸又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意思是：或者是依靠自己的感情，自然體會到應當如何做，或者是經過學習，才知道如何做，或者經過困難的學習，才知道如何做，無論怎樣，它達到知是一樣的。就是說不要因為蠢笨一些，不易學會，就灰心不學。

對於行，中庸說：「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也。」意思是：或者是依靠自己的情感，自然地願意這樣辦，或者因為這樣辦對自己有利，才願意這樣辦，或者不願意，但是不這樣辦對自己不利，因而勉強去這樣辦，無論怎樣的辦，達到成功，是一樣的。就是說，不要因為是勉強這樣辦的，就看不起，就自己灰心。

總括起來說：無論怎樣都必須求知，都必須努力實踐，就是要知道這件事情如何做才符合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道，知道了以後，就要努力去實行。

對於知和行，中庸又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這是說怎樣處理事情才合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道，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事情，應當廣博的學習，研究各種事物在各種具體條件下的具體表現，以便能對具體事情做適當的處理。學習的時候，有什麼疑難的地方，要問清楚。問過以後，要反復思考，把它消化了，融會貫通了。有什麼近似的東西，或似是而非的東西，要明白辨別，不要弄錯了。經過這樣弄清楚以後，就

切實地去實踐。凡是學沒有學會，問沒有問得清楚，思索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分辨沒有真正弄明白的，都不要放下，要繼續的學，繼續的問，繼續的思，繼續的辨；經過學、問、思、辨把事情弄清楚以後，就去實行。實行的時候，如果還有些勉強，還不是心安理得地去實行，也不要放下，仍要繼續努力去實行。要抱着這樣的決心：別人一次能成了的，自己要做它一百次，別人十次能成了的，自己要做它一千次。就是說，雖然在困難，決心做到成功。

中庸對於行又特別注重。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這就是說，不僅是在別人看得見的地方，聽得到的地方，依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正常關係去行事，即便在別人看不見、聽不到的地方，也要按着這種關係去行事。要經常謹慎地戒備着，警惕地提防着，不要在別人看不見、聽不到的地方，有反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正常關係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行動出現；要經常注意着，不要使自私自利的思想稍微露一點頭。

中庸通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把事物處理得都合於當時社會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叫做「中庸」，因此中庸的作者，對於封建道德修養，是力求達到中庸的。

中庸引孔子的話：「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這是說，封建道德所以不能很好地實行，就是因為人們處理事情常是過或不及。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偏「

左」或偏右。沒有很適當地分析處理。

中庸又引孔子的話：「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這是說：在激於義憤的時候，把天下國家分給別人，是容易辦到的。辭去官位，丟掉薪俸，去過貧寒生活，是容易辦到的，甚至於犧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容易辦到的。但是，若想把事情辦得都很恰當地合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關係，却是很不容易。就是說道德修養達到中庸的標準是很難能的，因之也是很可貴的。

中庸又引孔子的話：「素隱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這是孔子指自己說的，若是教我離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正當關係，用偏激的行動去取得後世的稱譽，我是不肯這樣辦的。依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正當關係辦事，我已經成了深刻的習慣，若教我半路里放棄，我是辦不到的了。聖人是依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正當關係辦事，縱然一生被埋沒，不被人所稱贊，也是不後悔的。這指明孔子是怎樣依照中庸去修養自己、要求自己的。

中庸所說的道德修養，就是切實依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正當關係的實踐，所以封建道德，是和封建社會的人的日常生活結合着。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這是說封建道德，是封建社會的人們時刻也離不開的。

中庸也引孔子的話：「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意思是：離開人生的道德，就不是道德。